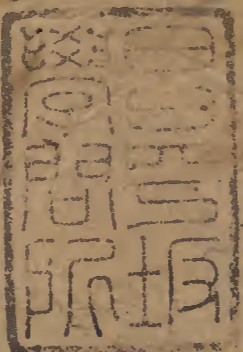


# 宋史

傳九十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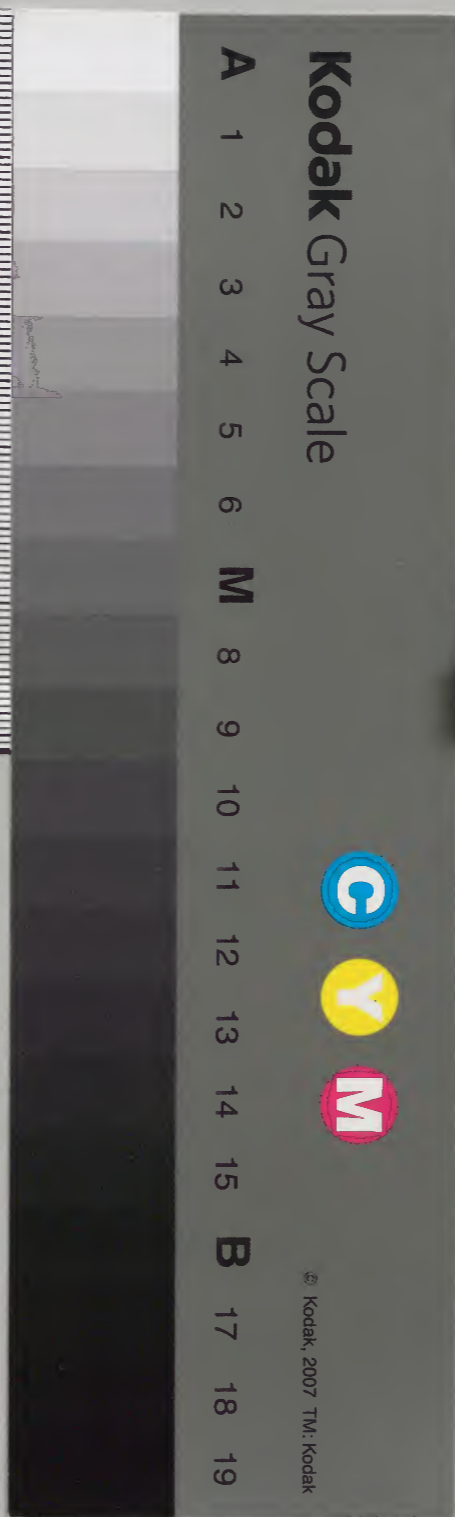
			五〇	漢書門
		四六		
一	二	八	四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六	五		漢書
函	一	七	
一	三	五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65
冊數	122 ( 76 )
函號	281 23

七百五十一

七十六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孔道輔卷之五十六

宋史二百九十七

程國錄軍國事前者丞相監後國史總進事都總裁等奉

勅修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郭勸

段少連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  
進士及第為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真  
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為名者或  
言勗有治行即召對以為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勗  
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者首等持實貨以獻

淺草文庫

三百八十一  
遣之後為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秘書監分司高宗  
勾祖廟以尚書二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  
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第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  
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  
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在前以笏擊蛇碎其  
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  
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  
制卑陋請加脩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  
朝召為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  
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核刻太

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為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  
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  
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以禮文相接今排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  
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危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言既還言  
者以為生事且開事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為  
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  
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在

四百令  
刑獄坐糾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遷  
尚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  
二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  
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  
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請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  
母不當輕議然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  
等至中書令宰相以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  
評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  
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故事德為

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  
出道輔知秦州明日晨入至待漏閣有詔亟馳出城  
頃之徙徐州又徙兖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  
在堯三年復入為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蓬遇事  
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蕭然及再執憲推貴益忌之  
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僦郭執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  
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  
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垣  
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  
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會受詔

鞠馮士元獄事連叅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上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為治有條理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黜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

由通判陵州為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城濱重貢兩江歲為水齧宗翰伐石為址治鐵鋼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陝楊洪兗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召為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縑帛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領他職

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  
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  
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  
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即位以太常  
博士召為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  
言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  
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  
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

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  
惟演聞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群臣就觀詠言  
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  
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  
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  
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  
兼左述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  
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  
又坐鞠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  
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貶死

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墮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廻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

覲冀得再用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起使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人於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

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  
調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  
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廻薦通  
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峽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  
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府發解廵捕官而不察舉  
人移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  
遷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  
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頻年  
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王欽若等所爭  
爲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安定王  
外封素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  
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爲  
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  
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邪  
不可遷一內地胡則謂之黨旣以罪出陳州不當復  
進職王欽若旣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宮隨言姦  
甚贓汚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  
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  
帝旣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  
專稟帝旨又諫太后不宜欬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



請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  
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佹倖請託或對  
見之際瀛州折恩或績效甚微銜鬻要賞亦有藩翰  
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  
顧望以容奸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  
怪退為拙以至貪殘者其子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  
請行申徹之法朝廷為下詔戒中外永幾權同判吏  
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為奸改三司監鑄  
副使使曩冊以病足痺辭不能拜及還為有司劾奏  
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郎中知應天府

召為戶部副使改天章待制不旬日卒隨輿孔道輔  
曹修古詞稱為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時事明銳敢  
行在蜀人號為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貶而官收  
所得馬十五乘既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字述之杭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  
同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為監察御  
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  
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  
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仕班行心力  
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敦文武官年及七十尚書

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即宿德勳賢自  
如故事因著為令修古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晨朝  
將至朝堂黃明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言  
修古奏無文稱御史臺等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  
與知雜事同今之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  
立命答之要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  
百僚所法而怒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怨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司  
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七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曰  
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犯太白晝見

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  
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  
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  
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  
謂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  
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  
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劍州復為開封府判官  
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  
判吏部流內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  
姻戚至於厮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

嘉靖丁巳年  
史記卷之五十一  
監生陳文祥

賢校理錢駿皆緣遺奏超授官秩修古與楊傑郭勸  
改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  
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爲責輕命皆削一官以  
修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  
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  
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旣  
没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贈錢五十萬季女  
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太后  
崩帝思修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  
錄其壻劉勳爲試將作監主簿修古無子以兄子覲  
爲後覲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傳弟修睦性  
廉介自立與修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累官尚書  
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爲侍御  
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  
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南  
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  
卒曹氏自修古以直諫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  
覲又能死其官而修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  
以是賢之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管累

嘉靖丁巳年

卷之五十五

監生陸徑刑

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  
 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為博士通判萊州州民  
 霍亮為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傳致之勸為辨理得免  
 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  
 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  
 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  
 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  
 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  
 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為侍御史判三

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  
 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  
 世闕不可以儼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遷  
 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貶所  
 求致仕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貶  
 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諾又言發運使劉承德較輪  
 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趙元昊  
 襲父位以勸為官告使所遣百萬悉拒不受還兼侍  
 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  
 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

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轄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  
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乃奏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  
使稱偽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  
僭中國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  
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  
關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山遇事又降兵部員  
外郎丁母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待制召權戶部副  
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  
又徙成德軍盜起甘陵徙郟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  
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特詔與諭未  
幾召為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  
寧遂以為尚書祠部員外郎衛士有相惡者陰置刃  
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既而為閹者  
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壽上不  
聽又楚爭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官勸  
就齋次帥群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為侍  
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  
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殺任子為齋即是  
矣及尋為侍讀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

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  
使市田宅後二年卒于源明治平中為太常博士會  
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漢安懿王典  
禮非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之免除  
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  
少連及長美容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為試祕  
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為令有治  
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  
道經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

以本省丞為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  
府事遷為御史臺推直官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  
奏息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復為博士通判天  
禧軍太后崩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  
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  
惟用直臣開閣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  
史伏閣踐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  
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竊觀戒  
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客上好得群語惡聞諍對且  
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

敢遂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崔元  
亮印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為美事今陛下未忍廢  
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安敢減黜  
陛下深惟遺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疏不  
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祲  
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  
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  
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  
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  
貢貢狂瞽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之膏腴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溼肝膽披情悽  
為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  
則君天下脩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况聞入道  
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  
為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  
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  
小過者亦當降為妾矣比抗章請不蒙賜召豈非  
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  
右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

憲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為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為后為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稽紳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職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誑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為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為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



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為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為無言不使善人被謗即為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偽為死者服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為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盡不盡其理徒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崇宗

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歷州時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惜之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茲盡為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曾修言迭為諫官御史

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列傳卷第五十六

列傳卷第五十七

宋史二百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君相監修國史領經筵都總裁  
勅修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子旦

里魯

李及

燕肅

子康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達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闕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

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為館閣校勘  
 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  
 為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隨  
 書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  
 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  
 為興學召其子弟為生真教育之乘父卒既葬有年  
 露降于墓栢人以為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  
 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  
 改夔州路轉運使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內  
 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勦兵下山以備賊賊遁

去因遣人間之其黨黑斬忠霸夷其家召脩起居注  
 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領吏部流內  
 銓三班院為群牧使既病仁宗勅太醫診視賜以禁  
 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吏知雜何郊論請贈官  
 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修起居注數言舍人而  
 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  
 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  
 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  
 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  
 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寶命而文辭

少工云

一八九十一个  
身文列傳卷三十一  
一  
稽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為右首主簿民有  
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  
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  
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知青  
州徙天雄軍曾辟為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為  
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  
注擢知制誥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為學  
士未及謝卒詔以誥敕龍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詔  
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為南京留守見穎謹所

為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為修媛甚被寵  
幸今其弟化基請詣以求編次其父稟為序以獻之穎  
不答亦不以獻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  
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一浙饑官貸種食已  
而者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  
期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灾異引洪範上  
變戒曰三者惟歲謂三總群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  
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

三百九十四  
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  
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濱防黃河  
溢歸所謂水不涸下陛下宜躬責脩德以回上帝之  
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進矣徒聞封  
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社達官人董官鄭玉醉  
呼歐復巡卒肯釋不問辜請急救配之改度支判官  
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係縲以還國之辱也  
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擊言國初社稷受亦帝舅也官止  
大將軍李繼隆素有軍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

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  
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負召  
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  
有體以為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  
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  
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  
徙蘇州入為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  
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  
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

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蒿摯以疲民  
奏用州兵伐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  
水不為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  
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  
中卒摯性淳靜不為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為人平居  
未嘗問生業喜為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  
陽葬安邑瀾回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為縣人池  
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  
以蒲坂寶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遠聞乃開峪口道自

聞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為便池謂人曰昔人  
捨迂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眾不以為然未幾  
暴至鹽車人牛盡沒入河衆乃服舉進士當試  
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妻  
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  
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  
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  
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為少屈歷建德郟縣  
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  
谷問令問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

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  
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  
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  
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  
先諸縣盛度薦於朝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安豐酒  
稅徙知小溪縣劉燁知河南府辟知司錄參軍事歲  
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為群牧判官辭不  
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  
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  
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

者皆入利用貶其黨民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  
言于朝稱利用在朝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  
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  
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  
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閣兼領信馬  
司日三信馬有羨利之選官事下群牧司閱無羨利繼明方  
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為羨池獨不可除開封府  
推官敕至閣門為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權利州路  
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  
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

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緣屬惶遽引咎池曰  
 長吏者政事所歸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為約不敢  
 復言三年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  
 京兆尚書兵部員外郎遂燕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  
 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後  
 平果敗更戶部度支蓋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帝曰  
 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  
 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值劇劇非所長又不知吳  
 俗以是謗幾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

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奏  
 池會吏有盜官銀器械州徵自陳為鈞掌私厨出所  
 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  
 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為也人稱其  
 長者徙知甘州卒于旦光自有傳從子里  
 旦字伯唐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  
 少任為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  
 人田者家多金銀市黨嘗妻合為奸慢十年不決旦  
 取案一閱情偽立見黜吏十數輩寃者以直又并元  
 慶亭欺鄉里莫敢誰何且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



下易之自是驚服吏捕蝗因緣接民且言蝗民之仇  
 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者為令丁內外艱服除監饒州  
 永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人之食群盜剽殺富家  
 巨室至以兵自備且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  
 減直以糶猶不充其贏餽日獲濟盜患亦弭舉監在  
 京百萬倉特祁隸太原以太原留不口通期乾州未行舉  
 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其累訟且每獄必窮根株  
 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稍以紙屑罵耻市貫大溪賈朝  
 所作長橋壞廢歲久且勸民耳榷不勞而成時王安  
 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且言役大而亟民有不

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  
 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  
 罷歷知梁山軍安州且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  
 理便事與鳳翔太平官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  
 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且澹薄無  
 欲奉養者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  
 間言光居洛且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  
 旦且亦閒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且自  
 助焉及光被明下侍郎召固辭不拜且引太義語之  
 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

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且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即位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時且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一稟且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為妾且驚馬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且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為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為盛事比唐九老三子以試將作監主簿富承承議

長陝州通判宏陳留令六子朴

籍為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入不法里平居與之驩甚臨事正色爭不以假借性廉靜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父關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為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論辨得罪純仁責求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馬嘆以純仁遺恩為官宏死從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

長官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入為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欲汴郊命朴使之二首問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論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為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豈悉取其羣開封儀曹趙鼎為匪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齋詣徽宗為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夫使宋舟在燕議制報身欲先請葬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為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父單左拾遺及舉進士再調并州觀察推官冠準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為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上

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  
所為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  
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內出及與陳綱二人名付  
中書明日以綱使河北及使陝西特遷一官還判三  
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戶部副使為  
淮南轉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  
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禁白  
晝擢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不之使  
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知故於是  
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

夫召還旬當三班院再遷尚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  
鄆州應天河南府及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  
部尚書謚恭惠及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樹德下吏  
而樂道人之善在姑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遊一  
日召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通清談暮  
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雲茶葉  
在河南社術為提點刑獄間與術會而具甚疎薄他  
日守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術歎其清德張氏其  
嫉憚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棄  
屠父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為

百九十八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揚光遠  
時率其屬迎符彥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  
士相鳳翔府觀察推官冠隼知府事薦改秘書省  
作佐郎無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犢民  
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滿  
遷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提點廣南  
東路運為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鬪  
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鬪者為息直昭文館為定  
王府記室參軍判尚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  
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上請多為法司所駁  
乃得不應奏之罪如京師死許復奏遂詔疑獄及  
情可憫者上請語在刑法志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  
貸議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  
同制察在京刑獄辭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  
州徙清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入判太常寺兼  
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  
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  
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刻滌考擊今以律準試於  
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閣

直學士知穎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蕭喜  
 為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卷  
 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  
 鼓一車及歌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  
 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蕭所至皆刻石以記  
 其法州郡用之以修景統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為海  
 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子度孫瑛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飢盜發度  
 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  
 自開通判永興軍二司使王堯臣舉為戶部判官以

伐閩溪始命權發遣遂以為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  
 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言忝奉新初不為度曰魏實與  
 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度權御少之埽賴  
 以不潰復為戶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  
 午蜀將亂今又值之民為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  
 還奏無足慮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  
 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  
 兵馬鈐轄入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  
 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曲慶曆中二司請權河  
 北蓋度言川峽不權酒河北不禁蓋此祖宗順民俗

不易之制也權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瑛字仁叔以蔭為環立尉縣人習為盜瑛榜諭曰今  
 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為人  
 所不肯為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  
 以是待汝盜感悟為精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  
 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秘閣時方尚老氏教瑛  
 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宗教法拯葺道官為善最  
 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  
 香燕小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  
 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

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  
 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犬用後以御史言瑛不  
 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寵為龍圖閣直學士未  
 數月為戶部尚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  
 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銳  
 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為亂兵所害年五十一建炎初  
 賜端明殿學士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為婺州團練推  
 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  
 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

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  
 通判眉許言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為監察御  
 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官人屬吏堂言火起  
 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備德應變有司乃欲歸  
 咎官人以此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  
 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  
 三司度支句院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  
 淮發運事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為非便堂言唐  
 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肇裴休皆嘗為江淮河南轉  
 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下衣王貽宗劉師道亦止  
 為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  
 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  
 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  
 按斬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  
 馬臻所為溉田八十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  
 自占多為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  
 戶部句院歷戶部度支監鑄副使安撫梓潼路擢天  
 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進大  
 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訾曰吾豈為此歲  
 入自可附驥羨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



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  
 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  
 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為學官選  
 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  
 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厨傳專尚寬縱頗變日  
 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其功既半  
 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濱祠又毀后土及劉禪  
 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為私官妓徒河  
 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  
 吏部侍郎堂為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

施好學工文辭延舉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六

明集二十卷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  
 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制大樂鐘  
 磬夔以為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  
 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  
 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戶部判官判度支勾院江  
 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鑰知陝州改太常少卿  
 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夔唐  
 和寇邊以古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

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

南安無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  
 和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去前將以帛購  
 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贖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  
 罷贖州境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  
 大水民流入京東為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  
 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  
 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大  
 臣議欲修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遷工部侍  
 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為道士弗許知建州尋  
 告老遂以戶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吏部卒年八

十三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田於年矣問之曰前此殺  
 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  
 盜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閤家  
 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  
 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  
 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生其家人曰某日吾死  
 矣如期而死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淝人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蕪  
 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  
 籍其些積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



四司今七下  
而官督所負課數甚多  
廢其并又除屬部書  
縣有二命卒則攻為細  
死者四人亮感貧之曰  
法意也徒吳州行次江  
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  
皆大款而更不之救願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  
遣及者家屬二百餘人  
通謀質其妻子於富室

兩數百人亮盡釋其者而  
官物二百餘萬吳州屬  
聞息人共謀殺之亮法當  
為民去官而更坐以死罪非  
州屬歲旱民飢湖相濟亦數  
發以振貧民因奏請江諸郡  
罷官雜令民轉粟以相賙以  
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  
法當配練亮悉置不問蓋戶  
來取以粟其家海船久不至

使招來之明年至者位  
賜宴以勞之是歲東江  
貢方物泰山下歷知中  
部侍郎梅知吳州徙右  
大端調兵整規而工去  
詔禮部負祠下明日詔  
入為御史中丞建言十  
未葬者皆得輟祈明至  
又徙江寧府仁宗初在  
書都省兼知審刑院

以其初珍化具大集朝廷遣  
亮敷諭大食陀婆離滿舍沙  
以洪二州江陵府再遷尚書工  
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濟  
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奏  
為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  
民父祖未葬而祈若請自今  
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  
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  
書都省兼知審刑院

府以太子少保致仕。立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於政事然其所至無虛。禱呂夷簡少時從其家。為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志曰嫁女當與縣令兒。和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為京官。曰況宋庠及其弟祁為善。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為知人。亮平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為是也。子仲育為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遭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歲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

去業成。乃召二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僑。初為大理司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實諸法。一縣大登。柳州竹場有偽為券給輸。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奪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偽者得遷殿中丞。徒知鄜州。希亮嘗讀傳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取視歲。歛民財。祭是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說言有緋衣三老人。行以希亮祭之。民不敢犯火。

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勅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  
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緝衣老人復出矣遷  
太常博士有言柳徽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  
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為縣侍親於  
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為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  
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  
餽軍詔罷此之計州民趙禹上言趙元昊必反宰相  
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  
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  
已上釋禹官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為御史會凡

原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  
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  
獨我耳遂引罪坐廢其母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  
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  
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  
南民恃以安數侍雪中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  
能戰所至為暴或疑為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  
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待滿無得發上皆植立如偶  
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口初不知公官軍也  
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

卷之三十一

以捕盜自贖時剽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  
 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氏賊所嘗  
 舍者曰白氏殺父子二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  
 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  
 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幸陰人張元走  
 夏州為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陵察出入飢寒  
 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  
 顧家徒堅其為賊可此又皆其誅厲無罪乃密以聞  
 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  
 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  
 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以願願得一君以自效乃以

為宿州州跡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  
 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緋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  
 至于泗州皆為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  
 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  
 北使羅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  
 除龍圖閣學士分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  
 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  
 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  
 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

涕泣更諫希亮堅卧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書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并淵仁宗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為曹州下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飢安撫轉運使者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奏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二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

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俗而流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句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禁州諸監凡十八并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二百餘家希亮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二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



四百八十八  
亮被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待奕  
舟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在  
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  
亮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  
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便色閑和不能測  
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  
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  
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之以徇流軍校一人  
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  
官道博平大猾有號爲道虎者敗康及其女幾死吏  
不敢問希亮移捕其急卒流海島又劫吏以縱坐免  
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  
使必自誣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  
不允移知鳳翔希亮又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百歲  
飢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  
之是秋大熟以新穀爲官民皆便子問使希亮入朝過  
秦州經略使以多禮享之使者請其留月餘使傳舍  
什器縱其徒一日掠殺食民口皆書聞希亮聞之曰  
吾嘗主契舟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  
之吾痛繩以法等若懼使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

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諸將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  
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有至羅拜庭下希亮命  
坐兩廊飯食之護出軍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  
太常少卿徽有盜法嘗并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  
吏遁去希亮以別議議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  
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  
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盜法之貪者既  
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  
不已坐是分司西京小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  
為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名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

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  
者必誅然出於人怨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  
輔卒於京母老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  
端平使回諸子與希亮遊希亮第四子悅受文即中恪  
滑州推官物大端平以學于希亮希亮時使酒好劾用  
財如棄土慕宗天郭幹等四人闕里之使者宗之在岐  
下嘗從兩騎挾一犬與希亮遊西山鶴起於前使騎  
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發得之因與戰馬上  
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



宜縣罷開封府司錄知登州道長安為冠進人所厚準  
復入相乃為道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遷京西益州  
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  
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  
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  
進給事中徙大雄軍會給郊賞高不喜士卒譁譟趣  
府門禁不能治事聞命侍御史劉夔按視宋及境衆  
不自安禁馳白變請給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  
絳誅首惡數人禁坐罷懦降知隴州徙同州凶當三  
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  
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秋國者仁傑之後分  
仁傑告身與禁禁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  
世孫禁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禁於上前  
禁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  
可以老而自污耶其為政愷弟不為衣襟死之日家  
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  
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第  
於有司卑不復為以父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  
如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靡作  
擬皇太子問文除侍御史制禁晉公傳人多稱之元

嗜社南詩嘗讀其集一文夢見帝為誦世所未見詩  
及覺纔記十餘字導度足成之為佳戒篇後數月卒  
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惜書錄之多至成  
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  
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  
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  
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整婚為為券冒  
有真貨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

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  
也始伏罪徙騰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  
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  
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秘書少  
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  
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明堂遷刑部  
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  
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  
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

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  
小不憚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  
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  
其子孫為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為  
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  
稱蓋為絜所累絜終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  
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  
勘官不為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  
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

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

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為殿  
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  
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  
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  
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  
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  
鐵成銅可鑄錢裨國言祖德言為銅法所禁而官自  
為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徐蔡州永興軍徙鳳  
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

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  
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  
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  
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為巴州軍事  
推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為守禦備賊  
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  
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濠陽縣三司  
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  
若谷歲餘所鑄贏三十萬緡擢知慶州歷江湖淮南

益州等轉運江淮制置使以運使入為三司度支

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緡  
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謂互市所以利戎  
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  
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  
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  
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  
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飢斥餘廩為糜粥賑救之權判  
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  
為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效訐

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  
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  
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為最安處乃去依其  
親眉州刺史李瀉遂為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  
高第為同川觀察推官遷者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  
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頗重富人  
隸太常為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  
罷之改秘書丞為秘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  
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  
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入為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  
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  
記言動當立以待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  
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香祠溫成廟帝誤書  
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  
之無勾當三班院為宗正寺脩玉牒官遷工部郎中  
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  
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褚中所得上封  
事十餘章其大畧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  
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曹



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為人慎默世未常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愛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為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

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為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飭復降監江州執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二十九卒于官

李善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前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二卷後復九河故道時論重

之又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  
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  
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  
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祇候李康  
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謂公欲用為知制  
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  
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  
見大臣不公常欲百折之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  
冀推轂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  
六十九五子仲昌取知名統於進取嘗獻計修大塔

河無功自中丞青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遠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為人  
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群惟簡異之抱以  
訪里之下者曰即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  
政事顯既誦書口數千言為文甚敏未冠特然有聲  
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  
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開中外之謀洞以  
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入院權試將作監主簿尋舉  
進士中第調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  
民劉甲老強弟柳使鞭其婦而殺丈夫婦相持而泣甲

四百令三个  
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眾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容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致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為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為館職居之學士院充秘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為僧者眾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額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榮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為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沒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

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嘗奇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詐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敢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別立廟不行轉大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大數有建明仁宗以為知經會稽後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

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強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為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蚕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為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為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為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

者絕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初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群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為言遂聽政命攻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漢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祈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貨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嘗言上亦起潘邸賴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使殿稱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為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徵民積歲賦洞為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使之後淮南轉

運使淮南轉

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為糴麥不輸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救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竟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

去殊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冠冠牛為其材盡復其官

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劔門既而賊陷漢州攻劔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劔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某密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棄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賜服鮮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度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為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六轉粟而董鹽諸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

四百九十一

之又增以轉粟執鹽之後欲其不因何可得哉不聽  
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任衡為荆  
湖北路轉運使從陝西初歲出內帑鑄錢三十萬助  
陝西軍費任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真宗謂陵寢  
因幸洛任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  
朝廷以為材臣為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既弛鹽禁而  
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丁之四詔  
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為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內帑  
所助鑄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  
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二機之

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計明戶給錢全夏輸帛則民獲利

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  
錢帛芻糧各十萬見于行宮遷右諫議大夫祀汾陰  
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  
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踰月以樞密院學士知益  
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以謂任衡前過助封祀費  
真宗聞之以為河北都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  
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  
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汚下苦水  
患士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沒故城文餘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言者以為不實仕衡乃條折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即其羨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邊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淮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飢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群盜妻子寘棘園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為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

未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堤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姁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立簡大將軍立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夢於國非意左遷詔遣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資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

宋史司馬文正公傳卷之二十一



府子不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衛歸老不緒特為  
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為郎故事不  
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衛死服除  
久之不出大臣為言起復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  
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興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  
致仕卒不緒居官廉靜不為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  
石刻為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為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特天下新  
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  
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日請退而條

餘下三司議可不在於是帝以溥  
為能語輔臣曰朕

嘗諭陳恕等如法章雖無學在  
全殺利害必能究

知本末宜假以辭誘令開陳  
恕等獲復自用莫

肯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以  
田開解疑準曰孔子

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  
曰司之義也帝以為

然悉罷官等以官賜錢幣有  
等為正待禁無兼二

司及百官請著內外百官諸  
事得為定式如司

祇候通使西報章赴清遠  
三得恩在亦會豐

亦當知作坊齊州大水壞民  
金鼓長州城亦亦

亦當知作坊齊州大水壞民  
金鼓長州城亦亦



帝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高  
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  
也因稱海長慎小心言事未遂  
蓋不疑然溥久專利權內倚丁  
執政曰群臣上書論事法官輒  
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三日  
令抵牾故重於公帝曰此特畏  
皆沒官已可之公帝曰此特畏  
今雖小吏言亦以詳究行之溥  
不法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然以  
鞫治得溥私役兵為姻家林特  
起第附官舟販竹木  
奸賊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  
武軍節度使副仁宗即  
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  
以賊敗貶蔡州團練  
副使久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  
牛衛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  
有材氣以進士起家  
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  
軍時靈夏用兵轉運  
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為一月計  
則曰為百日備尚  
恐不支柰何為一月邪湘懼無以  
給遣則遂入奏太  
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  
州縣豈乏人命記  
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  
湘語則曰微子幾

嘉靖丁巳年  
監生陸經刊

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使曰兵且深入糧有繼  
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為辭耳姑以有  
餘報之已而果為則所料湘為河北轉運使奏改秘  
書省著作佐郎僉書具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  
士提舉兩浙榷茶就知睦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  
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  
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  
乎籍為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  
戶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  
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  
謂罷政事出則為京西四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內民  
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  
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以告食之不能去則命貸錢三  
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  
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宜州重  
辟十九人為辨活者九人復為發運使累遷太常少  
卿乾寧初坐丁謂黨改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  
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內銓坐失舉復為太常少卿  
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  
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監法人使之

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公嘗就則假官舟販鹽  
又以其子為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擿發之按驗  
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  
隨上疏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  
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  
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  
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間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  
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為衆人講易  
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  
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昌期者嘗註易詩書論語孝  
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為  
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置府學奏改  
祕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  
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  
魚絹百匹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雜獎奪所賜  
服罷歸卒

薛顏字彥可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為嘉州司戶  
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  
華州酒稅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  
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

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粮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感惠  
部入愛之留五年詔謂自舉代謂薦顏為峽路轉運  
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  
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顏為復其故城宜  
州陳進反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  
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  
歲為水所敗顏即北岸醜上流為支渠以殺水怒因  
取深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  
益重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者顏奏罷坊礬則晉礬  
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陽抗徐州累遷光  
祿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書劫人反執平人  
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  
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即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  
京以顏雅與善徒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  
甲結客數十人號浸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  
闔之積數年為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  
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祿卿分司西  
京卒于家嘗屬社衍為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  
日謂衍曰薛頰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議也孫  
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為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推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為吏強敏尤能商財利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滿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歲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為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為使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價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為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既而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既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越秦州卒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為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充為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權臣艦與之即小官悍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兀自以為當然無所愧憚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為簡州推官以  
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既上雨後雖凶旱多隱  
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  
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飢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  
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  
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  
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濬河百二十  
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埭召伯  
埭旁人以為利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為三司戶部副  
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  
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與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  
山麗水三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  
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于宰相不納後舉進士  
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保州坐與保州守  
爭事降監吉州酒案遷文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  
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  
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  
凡四决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密使卒  
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



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徒知襄州冲復上疏論徙州  
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  
怒冲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為甚而州將日置酒無卹  
民意帝怒命即州置獄冲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  
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為追使者答之以侍御史為  
京西轉運塞滑州决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  
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消策欲盛夏興役冲言徒費  
薪糗困人力雖塞必决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  
麻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  
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控守佐堂下劫之約  
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解  
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  
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  
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  
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徙潞  
州復為河東轉運使遷太常少卿權右諫議大夫復  
知潞州遷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  
臺遷給事中喪明卒冲為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鈞  
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蔭孫永自有傳  
崔暉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

員外部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劔門以察奸人  
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場峯  
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  
事多拟酒和遣蟻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  
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  
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  
首惡誅之人心遂定後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  
為河東都轉運使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  
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蟬以為執  
中自以婢不恪答之死非妾殺之類左右執中即授

龍圖閣待制知慶州元并坑族亂蟬兵討平歷知  
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蟬所  
至貪好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  
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  
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唐邑建陽縣徙知蒙江二州  
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內盜刑獄慶曆中  
歐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瑜知南方事就除  
荆湖北路轉運使瑜激屬虜寇又督轉運  
守要隘故兵所至皆不之食賊勢大挫遂兩湖轉運

後察使杭州龍山堤歲決水日民居無幾  
與民約每芻十束更輸石一石率五歲得石百萬為石  
堤堤固而歲不調民加自吏能益州路轉運使江  
淮制置發運使權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  
夫權三司戶部副使懷智高犯竄喻條上用兵禦賊  
一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  
守之策以以為廣南東路體置安撫使還詳察刑獄  
司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  
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  
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隣州民執賊以生屬歲凶多

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從知漣州  
發疽平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柳下急無  
庶稱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  
丞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雜職不中選遷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二十篇入為殿中  
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遷以知開封府兼  
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太常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為煩擾等六州河可堰宜有  
城守如邊以待契丹詔昌言曰臣官場無暇在視懷

敏以為當城如邊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  
 城之甚難而無利契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  
 於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又詔昌言與明鑑張元度  
 可至昌言獨以為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  
 至今魏守者徒以畏感國之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  
 之若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為不法語徹  
 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坐廢昌言  
 亦降知華州遷知滄州河陽移河州都轉運使議塞  
 商胡歸次河心復故道與北京留守崇昌朝累論徙  
 江注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延州

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為都六修河制置使辭弗許加  
 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決奪一官知滑州  
 又知杭州加龍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  
 知越州至京帥卒昌言為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  
 出婢子為僊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恠問之則  
 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論曰欽桀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楊休祖士衡並以  
 文辭高第累忤從歷方州始為名臣終鮮大過考其  
 行事可見也李密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  
 言正論為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

而天下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庶稱鹹醜在君子取之

列傳卷第五十八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